

高鸿
著

黑房子 白房子

这是一部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小说，生动真实地描
写出陕北乡村现在时的生活形态，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和
关注。陕西文学界又跃出一位颇富才情的青年作家了！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译林出版社

高鸿
著

黑房子 白房子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房子 白房子 / 高鸿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5447-2255-1

I. ①黑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59304号

书 名 黑房子 白房子
作 者 高 鸿
责任编辑 韩继坤
特约编辑 史会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69千字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255-1
定 价 28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上 卷

太阳开始钻出山坳的时候，茂生醒来了。蒙蒙眈眈中感觉有一只手在额头上抚摸。

“不烧了。”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声，那只手又轻轻地在他的脊背上摸着，然后替他拽了拽被子，离开了。

母亲的手很粗糙，但是很温暖，痒酥酥的。茂生闭上了眼，真希望她能多抚摸自己一会儿。

记得小时候每次起床，母亲都会在他的屁股上拍几下，然后隔着被子替他挠痒。现在长大了，开始上五年级了，母亲就只在他的额头上摸一下，然后喊他起来。有时喊了几次，便会生气地一把扯了被子，一瞬间他就赤裸裸地晾在那里。茂生慌忙用手捂了羞处，看时，炕上除了自己，早就不见人了。

母亲说：“醒了就起来吧，别在那里装睡了。”

茂生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，坐起时，觉得头还有些胀。

“怎么搞的？十岁的人了还不知道经管自己，夜里烧成那样，尽说胡话，把你姐都吓哭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糟了，今天要迟到了，老师会罚站的。”茂生说。

“我已经给你请过假了。”母亲在锅灶上忙活着，把苦菜过了开水，跟面团揉在一起，放进锅里蒸，锅盖上顿时冒出腾腾的热气，轻轻地在土窝里盘旋，散发出一股诱人的味道。茂生听完后又躺下了，席篾子在他的身上印下许多花纹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烙上的文身。茂生家没褥子，精屁股溜光席，多年来一直这样，都习惯了。席子的一些地方被热炕烤得焦黑，席面被肌肉磨得锃亮，光可鉴人。有时席扞

会扎进他的屁股，母亲便拿了针，仔细地把它挑出来，然后用手按一会儿，拍拍说没事了。

母亲说：“你赶快起，到凤娥家借把锄，你哥晌午要用哩。”茂生出了门，发现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，把半个天空映得透亮。

凤娥跟茂生是一个班的，平日里两家也多有来往。凤娥的母亲白豆花生十二个丫头，号称金陵十二钗，就是没有男丁，气得凤娥父亲关福来经常跟她在老槐树下打架。

关福来结婚十八年了，眼看着老婆的肚子一次次地鼓起，又一次次瘪了下去，就是捣鼓不出个男丁！白豆花喜欢跑到大槐树下，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挺着个大肚子“哇哇”干呕，脸憋得通红，眼泪都出来了，看着人哧哧地笑。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长问短，后来大家都习惯了，就没人理会了。豆花心里空泛泛的没个着落，见三女儿过来就问：“春娥，你说妈这次能不能给你生个弟弟？”春娥想拉母亲回去，豆花瞪了她一眼：“——咋啦？又不是怀的野种！”春娥红了脸，嘟囔着：“也不怕人笑话！”就走了。

福来是个好强的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输人，就是这事，让他在人前说不起嘴。豆花说了，他们家掌柜的是发过誓的，不生个带把的小子誓不罢休！多年来，他们一直为之奋斗，辛勤耕耘，一口气生了十四个，活下十二个丫头。福来是不相信命里没儿的预言的——熊！狗日的还是没到时候。

为此，他不耻下问。

关宝拴养了五个儿，没有一个丫头片子。豆花曾商量用凤娥换他家红卫，宝拴不同意。福来说：“兄弟呀，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羞丑了，你说这狗日的，我咋就会生丫头片子呢？”

宝拴接过福来递上的纸烟，看福来给他点火的样子毕恭毕敬，就忍住了笑，仰起头慢慢地吐了个烟圈，笑而不语。他心想：

“福来呀福来，想当初你把豆花娶回来，是何等威风！村里这一茬，就你能哩！你的光景是咋弄起来的？还不是凭老婆偷？整天耀武扬威

的不知深浅，老婆生了十二个丫头，你活该！再生下去还是丫头，不信就走着瞧！”

福来见宝拴不说话，只是瞅着他眯眯地笑，便说：“狗日的你倒是说话呀！”宝拴说：“让我给你去亲自操练？”福来说：“狗日的我说正经事哩！”你说这事难道还真有套路？宝拴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在云雾里看着福来暧昧地笑，笑得福来心里发毛。福来火了，说：“狗日的你啥意思？看我的洋相是不？！”宝拴说：“这事光凭下苦是不行的，得讲究火候，火候把握好了自然就是儿子。”说完又眯眯地笑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让福来捉摸不透。回家后福来跟老婆反复研究，还是不得要领，只好又去讨教。

宝拴问了详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说又不是给狗游儿子！然后面授机宜，要他按自己说得去做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豆花来了。豆花说：“宝拴你个绝死鬼出得什么破招！我家福来的腰扭了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。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”宝拴听后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：“福来呀福来，想你如此聪明之人，咋就这么蠢呢？生儿育女的事情哪有什么谱？灯一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就想着解决问题。狗日的我逗你玩，你咋就当真了？”白豆花不听则已，听了气得就跳了起来：“好你个关宝拴！福来把你当兄弟信任哩，你却这样日弄他！害得我两口子躲在地窖里一晚上没睡觉，直折腾到天亮，福来把腰都扭了！你这绝死鬼安得什么心！”说着便拉了宝拴直奔老槐树下，让村人评理。人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气都接不上了。放学的孩子也围了上来，想看个究竟，被大人踢了一脚，悻悻地离开了，觉得莫名其妙。

豆花一开始只是气，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受的委屈，遭人耻笑，被人骂做老猪婆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嚎起来。直哭到人都走光了，才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回去了。

白豆花做女子时人长得漂亮，十里八村都知道。那一年黄泥村扭秧歌，她就看上了打飞锣的福来。福来白白净净，还有一副好嗓子。

福来早听说过她的厉害，敢跟男人打架，把嫂嫂都逼得跳了井，在北塬上是出了名的，没想过要娶她的。白豆花可不好惹，遇集的时候在大路上堵，上工的时候在地里截，后来在一个下雨的日子硬是把自己献给了福来。

豆花是挺着大肚子结婚的，拜堂的时候都弯不了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惹得人哈哈大笑。她身材虽有些变形，却依然漂亮，显得很富态。白豆花爱说爱笑，口无遮拦，是个性格开朗的人。婚后头几年一鼓作气，连着生了仨丫头。由于自己没有男孩，看见谁家的男孩都喜欢。她很疼茂生，有什么好吃的就给他留着，甚至不给自己的闺女吃。

凤娥家大门开着，院里静悄悄的。茂生喊了一声“婶！”没有人回应，于是便去推门。屋门虚掩着，一阵紧张的喘息声从炕上传来——福来精溜溜地骑在豆花身上……看见茂生，男人慌忙从女人身上翻了下来，溜进旁边被窝。女人脸上泛着红晕，不好意思地背转了身子……茂生痴愣了一下，夺门而逃。跑到大门口的时候听见豆花在屋里喊：“茂生，我娃有啥事哩？”茂生把借锄的事情都忘了，出了大门便一路狂奔，回到家的时候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有了这次现身的经历，茂生开始对男女间的事情有所了解。只是自己从小到大，还没见过父母在一起亲热。平日里一张大炕上睡着，母亲在最里面，父亲睡最外面。凤娥家也一样，只是他们家的孩子更多，整整齐齐地铺满了两间房盘成的大炕——凤娥父亲睡窗边，母亲靠里墙。黑夜里夫妻之事像偷人一样，福来不敢有大的动作，豆花紧紧地咬住嘴唇，憋得都快背过气了。

豆花说：“啥时候你这些小先人都出窝了，让我好好地放开一回！”福来说：“等她们都出窝了，你就老了，给你个年轻人也没那心情。”豆花说：“我老了你还年轻吗？那时你就该再找个碎娃娃陪你玩了！”说归说，夫妻该办的事情还得办，只是不敢太声张，总觉得意犹未尽。一大早趁着孩子们都上学去了，想好好地放松一次，却让茂生撞个正着！

回到家里茂生想让自己尽快忘了这事，却怎么也忘不了。母亲见他脸红红的，以为又发烧了，摸了一下，额头并不烫。夜里躺在炕上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尽是早晨看见的事情，下面便痒酥酥胀胀的难受。早晨醒来的时候觉得裤衩里凉冰冰的，用手一摸，滑腻腻一片。茂生吓了一跳，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——这可怎么办？母亲喊他起来，他支支吾吾，面红耳赤，悄悄把裤衩压在炕席底下，登上裤子一溜烟跑了。

二

茂生家住在村边的沟渠，那是一条积年冲刷而成的小沟。沟渠的土崖边有一孔破窑，是当年烧瓦盆的人打的。窑洞没有窗子，里面有两米多高，深十余米。白天进去也是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窑的上面是生产队的涝子^①，因此窑掌一年四季往下渗水，脚底下形成一条潺潺的溪流。

窑洞因年代久远，顶上的建木漆黑发亮，看来已经住过不止一代人了；窑的后半段经常掉土渣，母亲因此不让孩子们到后面去。平日里捉迷藏，那里是最好的藏身之地，姐姐因此经常输给茂生。沟渠的对面是大队的砖瓦窑，瓦窑出砖后，里面有一段时间很温暖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黄味。烧砖的时候那里很热闹，成了全村人聚集的地方。很多人到家里喝水，进来后就不知道该怎样走。母亲将水烧开后放在院里，父亲把自己的旱烟拿出来，撕了用过的作业本让大家品用。

茂生的爷爷是晚清秀才，解放前做国民党科员，主管县里的档案工作。爷爷一辈子积德行善，很少得罪人。解放后家里在县城的几十间房子也被没收了。后来在塬上的几百亩良田被没收了，在北沟的几座山林也被没收了，他带着家眷来到了妻子的娘家，后来定成分的时候还是被定为了地主。最后，胆小的爷爷抱着一箱子古字画跳崖自杀了，

^①黄土高原上的村子在比较低洼的地方蓄雨水，用来浇灌和饮牲口。

留下两个尚未成家的儿子，天天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茂生的大伯四十多岁才跟西塬上的寡妇结了婚。茂生的母亲素云是跟外婆逃荒而来的，到塬上后病得走不动了，饥寒交迫，被父亲收留，成了一家人。

那时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了，还没碰过女人。母亲的到来无异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让父亲足足幸福了一阵子。茂生母亲是南方人，不习惯北方生活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能保住性命就很不不容易，容不得她适应不适应。那孔破窑父亲说不会住多长时间的，房子一定会有。母亲盼了二十多年也没把房子盼来。眼见得孩子们一个个长大，大儿子茂民已经二十岁了，跟他一样年龄的人都抱上了孩子，可自己家里一贫如洗，来人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媳妇来了怎么住？

豆花的二女儿麦娥看上了茂民。麦娥跟茂民从小耍到大，没上过学。她聪明贤惠，端庄秀丽，茂民早就看上她了。豆花也觉得茂民人不错，就是家里太穷，不忍心女儿受罪。大女子秋娥嫁到西塬上，婆家光景倒是不错，就是整天跟女婿斗气，三天两头往回跑，回来后就送不走，成了豆花的一块心病。因此，豆花条件不高，只要茂民家能修起三间瓦房，就把女儿嫁过来。

茂民咬紧了牙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盖起三间瓦房，把麦娥娶回来！

那时的生产队是计分制，所有男劳力只要出工，每天都是十分。妇女七分。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三分。茂民拼了命干活，到头来跟别人一样，只能分到不足全家人三个月的口粮，哪有什么钱盖房子？于是他利用工余时间上山采药材，柴胡、黄芩、甘草……堆了一院子。

黄芩多生在阳畔山洼，一簇簇地开着紫色的小花，比较显眼。但要拨开荆棘重重的灌木林攀上去也不容易，茂民的手上到处是伤痕，脸上也是一道道口子。柴胡长在陡峭的地方，牛羊吃不到才能长大。柴胡长着竹子一样的叶子，一节一节很好看，但混在草里不易被发现。特别是多年生的柴胡，更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有一次茂民为了采一株多年生的柴胡，爬上了高高的悬崖，手没抓牢，从山上掉下来，幸好挂在一棵杜梨树上，这才救了一命。麦娥说：

“茂民哥，你不要采药了，太危险。我不要房子了，随便在哪弄个窝我也愿意。”茂民说：“这怎么行？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们一定要在结婚的时候住进去。”

那时药材很便宜，辛辛苦苦一整天才能卖几角钱，就这还被队长发现了。队上成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小组，药材被当众点燃，茂民被五花大绑在大会上批判。由于绳子勒得太紧，胳膊上都流血了。麦娥跟在人群里，双眼溢满了泪水。

采草药盖房的计划破灭了，茂民盖新房的梦想却没有破灭，相反更增强了他的决心。

茂民曾经学过几天木工，听说公路沿线要拉电线，需要很多横担，于是便和两个同乡商量，偷偷地接了一批活。加工横担是体力活，工钱很便宜，全靠量大才能挣到钱。几个小伙子干了一个月，夜以继日，终于完成了任务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告了密，说黄泥村有人搞资本主义，上面来人一调查，人赃俱在——这可不得了，比那次挖药材的负面影响大多了。

麦娥见到茂民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瘦得皮包骨头，浑身是伤。

三个人被带到公社的大院里关了三天，天天被吊起来打，然后组织各村批判。批判的时候让人把搞横担的事情编成三句半，要他们在台上给大家说。他们三个人在台上那么一站，每人脖子上挂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打倒走资派 × × ×”，眼睛周围被涂上了白色，嘴染得血红，像个小丑。三句半编得很搞笑，台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台上的他们心里暗自垂泪。茂民在头几天差点昏倒在台上。连日来加班加点干活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身体早就垮了，哪里再经得住这样折腾？台下黑压压一层人，唧唧喳喳像一锅滚腾的开水，四处乱溅。批判会结束后，麦娥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白面馍和罐头瓶子，里面是晾凉的糖水。母亲用酒轻轻地洗掉他脖子上的淤血，端来了热水给他洗脚。茂民白天没有流泪，现在却止不住了。母亲说：“我娃想哭就哭吧，这没什么丢人的！”茂民默默地在心里说：“亲人呀！我一定

要盖起房子，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！

三

茂民的房子没盖起来，却并不妨碍他跟麦娥的爱情。

春日的山野，上工歇晌了，他们躲在树林里拉话；夏日的沟渠里，他们躺在草地上看星星；冬日的黄昏，他们一起依偎在瓦窑里，麦娥看着那日渐消瘦的脸心疼得流泪，泪水流到了那干燥饥渴的嘴唇上。麦娥把那双粗糙的大手放在自己的胸口，闭上了眼睛……茂民变得异常紧张，一双手颤抖得不行，呼吸越来越急。那双手痒酥酥地在她的身上游走，变得越来越不老实起来。麦娥脸涨得通红，紧紧地抓住了它，不让再往下走……麦娥说：“哥呀，我要留给你在那天晚上的，现在做了怕对你不好。”茂民说：“我难受呀！”麦娥说：“我也难受呀，可是哥，我们现在不能。”麦娥说着都哭了，茂民看得心软，就把手取出来了。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直到听见凤娥喊吃饭，方才分开。

靠卖药材盖房子不行，茂民便在冬日的夜里去后山里砍木材。那时林子看得不紧，只要吃苦，几十里山路把一根根杨木扛回来，木材便是你的了。但毕竟是偷偷摸摸，没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的。茂民通常会在人们睡觉前拿了绳子，一个人沿着曲折的小路上山，回来后，天就快要放亮了。第二天还得下地，队里在平整土地，搞冬日大会战。茂霞有一次也要跟着去，弄了一根半路上扔了，茂民回来后又去扛那根椽子，上坡时饿得发昏，回来后人们都吃早饭了。队长找到家里，要他注意影响，否则全部没收。

茂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去。

其实准备的椽子已经差不多了，就缺几根檩子。瓦是队里拆旧房便宜处理给他的，只要打上几面墙就可以把房盖起来。是啊，辛辛苦苦准备三年了，茂民都二十三岁了，因为房子的问题一直没有结婚。豆花都等得不耐烦了，说茂民再不盖房子，过完年便把女儿嫁出去！

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。北风夹着沙尘，把能卷走的都带走了，地上光秃秃一片惨白。

一冬没下雪，空气干得能点着火。茂民感冒了，咳嗽得很厉害。母亲给他熬了姜汤，喝后感觉嗓子舒服多了。麦娥让他这几天不要出去，好好休息，等过了年再做打算。麦娥说：“别在乎我妈的话，她有口无心，说过就忘了，不会当真的。”茂民却不这样认为，看着麦娥日渐憔悴的脸他就心疼。茂民知道，麦娥其实也很难受。订婚都三年了，还没结果，村里人早就说闲话了。可是没房子，什么时候才能与心爱的人住在一起呀！

麦娥用自己攒的钱为茂民扯了一身涤卡料子，找人裁了，做好后拿来让茂民试。茂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新衣服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麦娥围着心爱的人左看右看，好像不认识他了。茂民被她看得都不好意思了。麦娥说：“你把这身衣服穿出去，一定是全村最俊的小伙子！”茂民说：“留给我们结婚的那天穿吧。”麦娥看着他只是笑，美滋滋的样子怎么也看不够。

临近年关的日子天一直阴着，看来要下雪了。

腊月二十三日的那天，零星点点地飘起了雪花。天还没亮，茂民怎么也睡不着，早早就起来了。大雪封山最少要几个月才能开路，檩子还缺两根。茂民觉得不能再等了，于是拿了绳子一个人悄悄地走了。

雪越下越大，不一会儿便辨不清路了。

小时候经常走这条路砍柴，不知道走过几百回，因此茂民是不会迷路的。进山后茂民有些后悔，满山遍野一片苍白。这样的天气，砍了又怎能扛回去呢？可是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空着手回去。茂民瞅准了一根直溜的白桦树，不费什么事就将它砍断了。大树夹着雪块倒了下来，携着一股凌厉的寒风把茂民推了出去，借着树枝的力量，可怜的茂民被高高地抛起来，掉下了几十米高的山崖……

一天没见到大儿子，母亲有些坐不住了。天擦黑的时候父亲也开始着急了。雪下得这么大，人们都待在家里，他能去哪里呢？茂霞跑

去问麦娥，麦娥也急了，说一整天没见茂民，也不知道他到哪里了。这孩子平日里不串门，村里相好的几个伙伴都成家了，已很少来往，然而父亲还是挨门挨户去问，都说没见。

一股不祥的预感冲上心头。

都说父母不给儿女操好心，遇到什么事情总往坏处想。茂民的父母也是这样。父亲在雪地上不停地徘徊，一院的积雪没心情打扫。母亲开始小声啜泣，眼睛红红的，谁劝也不听。麦娥与茂霞跑到村头等了半晌，还是没有音信。

父亲决定带人去找。

茂民在一瞬间被抛到了天上，随着雪花在天上飘……

雪花多美呀，随风而舞，无忧无虑。雪花有家吗？雪花没有，大地母亲便是她最终的家。雪花是不需要房子的，走到哪住到哪。我们的茂民也不需要房子了，他要回到大地的怀抱，回到人类最终的家。

茂民被树枝弹起的时候，他的梦想便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实现。茂民看见沟畔上有一个老人在对自己呼唤，他知道那是爷爷。爷爷当年也是从沟畔上下去的，抱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，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……爷爷说：“孩子，我苦命的孩子，不要再造房子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个精力？人类一开始不是也没屋子吗？几十万年的时间就住在洞穴里，一代代还不是传了下来。爷爷曾经造了很多很多的房子，造那些房子的时候耗费了我毕生精力，最后你们居然连一间也住不上。‘良田万顷，日食三升！广厦万间，夜卧八尺’，唉，人哪，其实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一辈子争来争去的东西，眼睛一闭都不是你的了，要那做甚？”……爷爷的身后站着奶奶，奶奶一脸慈祥，笑咪咪地向他伸出了双手。奶奶跟爷爷一辈子没受过罪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家里的佣人把什么都做好了，用不着她操心。爷爷死后，奶奶被押上了高高的戏台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三寸金莲的奶奶如何站得了那么长时间？一天没下来就昏倒在台子上，被人泼

一盆冷水才醒过来。第二天奶奶又站在戏台上，满头的银发在寒风里飘舞。奶奶在台子上站了三天后被人从上面抬了下来，两个不孝的儿子跪在旁边不能过去。奶奶看了他们最后一眼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奶奶死得很干脆，没给人留下什么话柄……奶奶说：“孩子呀，别费那么大的事情造房子了，那房子造好了你不一定能住得上。我们那么多的房子现在不都被旁人住着，你还造房干啥！”

在爷爷奶奶的指引下，茂民向着那个方向飘了过去，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，雪花在悬崖上空飘舞，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仙境。

雪雾随着树枝的舞动而蔓延开来，遮住了茂民的视线，爷爷奶奶离他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声音也变得虚无缥缈，渐行渐远……这时，茂民突然听见母亲的呼唤声。母亲在灯下为他缝衣服，睡了一觉醒来，她还在那里忙针线活，第二天一睁眼，就能看见她在锅台上的身影。母亲一年四季都在忙，永远有做不完的活……母亲说：“茂民呀，我娃快回来，就要过年了，房子先不要盖了——都是你大没本事，害得我娃遭这样的罪！作孽呀作孽……”这时麦娥的身影也出现了，麦娥敞开心襟，露出一对丰满而诱人的乳房……麦娥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茂民哥，你不要走，我现在就给你吧！”茂民正想说话，旁边来了两个凶神恶煞的怪面人，手里拿一根铁链，往他的脖子上一套就拉走了。茂民拼命地呼喊着：“麦娥，麦娥——救我！”麦娥的身影也不见了，他的身子随着沉重的铁链向无底的深渊坠去……

天亮的时候人们在扇子崖下面发现了已经僵硬的茂民。茂民的嘴里塞满了泥，七窍流血。根据地上的迹象，人摔下来后做了挣扎，一直爬到沟底的小河边，河边有一摊血迹。

“——我苦命的儿呀！”母亲长啸一声，昏了过去。

麦娥疯了！麦娥在见到茂民后，狂喊了一声茂民的名字就昏了过去。醒来后就嘻嘻哈哈的，又哭又笑。麦娥把衣服都烧了，光着身子跑出来，谁也追不上。凤娥说：“你把衣服穿上，这样多丢人呀！”麦

娥说：“你个不要脸的，留着身子给谁呀！给茂民吗？茂民死了！死了！茂民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了啊——呜呜呜……”

茂民下葬的时候穿了那套新衣服。父亲开始不同意，说人已经死了，穿这么好的衣服糟蹋了，不如给茂生留着。母亲坚决不同意。活了二十三年，茂民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现在终于穿上了。茂民的肩膀被椽子压烂了，结了黑黑一层痂，嘴里填满了泥，手里抓着一把衰草。茂生想把泥抠出来，却怎么也弄不净。茂民的脸色很平静，除了没血色，像睡着了一样，一点也不吓人。茂生抱着哥哥的尸体放声大哭。

一个月前，哥哥同他一起砍柴，一路上还给他讲了许多道理。哥哥说：“我们家成分不好，父亲一辈子也没做成什么，我们住在那样的破地方，受村里人白眼。现在他已经老了，我们不能靠他了。我们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，让父母享几天清福。”茂生知道，母亲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住上明窗净几的房子，哪怕一间也行，只要能遮风挡雨，这辈子就算没白活。

哥哥说我们一定要满足母亲的这个心愿，尽快把房子盖起来。

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那么多的话，那天却说了一路。

“哥哥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预感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！”

围观的人都落泪了，妇人们甚至哭出了声音。黄泥村在一片悲凄的气氛中，迎接新年的来到。

过完新年，村里照例是要弄秧歌的。往年的秧歌，都是茂民起的头，麦娥、茂民在前面领舞。老一辈的秧歌头关福来随着女儿的长大，早就让出了这个位置，秧歌是年轻人的舞台，充满着无尽的激情与活力。

一到正月，村村都要闹秧歌的。劳苦了一年，唯有这几天才是他们真正的节日。爱热闹的人早早就承了头，收拾锣鼓家具，抬到老槐树下咚咚锵锵地敲，不出一袋烟功夫，打牌的、喝酒的、剪窗花的、纳鞋垫的便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纷纷到老槐树下集合。平日里不爱热闹的人也唱了起来，把正月吵得红红火火。

然而茂生家的这个正月却是在伤心与绝望中度过的。整整一个正